

解读与阐释

——域外文学论稿

解读与阐释

——域外文学论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与阐释/王燕 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9
ISBN7-81091-003-5

I. 解... II. 王... III. 东方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G.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896 号

解读与阐释

王燕 著

责任编辑:天罡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475001)

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 印张 360 千字

ISBN7-81091-003-5/G·653

定价:23.80 元

谨以此书纪念

——授业恩师陶德臻先生！



第一编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学

- A 东方文学扫描 1
- B 西方文学扫描 40

第二编 域外文学论要

- A 神话 120
- B 民间故事 155
- C 诗歌 166
- D 戏剧 219
- E 小说 288

第一编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学

A 东方文学扫描

追溯人类文明的渊源,亚洲和非洲地区向来是重要的滥觞。早在世界多数地区的人类族群尚处于鸿蒙未启之时,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部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就于公元前4千纪左右率先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3千纪至2千纪期间,南亚的恒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奴隶制君主政体。地处亚洲和非洲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祥地和摇篮。

在悠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亚非地区各民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居于人类文化史上的领先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宝库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学瑰宝,其中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印度的《吠陀本集》);最早和最长的史诗作品(最古老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与最为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最先问世的书面文学创作(埃及的《亡灵书》)和篇幅庞大、影响深远的宗教文化典籍(希伯来《圣经》与佛教、婆罗门教经卷)。

按照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轮廓及各主要国家、地区文学的嬗演进程,亚非文学的历史赓续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文学(即原始氏族社

会和奴隶制社会的文学)、中古文学(即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和近现代文学(即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社会及其以后时期的文学)三个阶段。

综览古今,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之中,亚非文学与欧美文学这两大演进轨迹殊异、背景底蕴不同的文学体系双峰对峙、交映生辉,呈现出各领风骚千百年的局面。同时,该二者又从来都是在互相渗透和影响中发展,在发展中相互渗透和影响的。

在古代时期,亚非文学以其辉煌的成就给欧洲文学以深远影响:埃及的神话故事带动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发展,希伯莱的《旧约》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两大书面源头之一,能动影响欧洲文学达两千年之久。

中古阶段,在亚非地区渐次形成了三大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换言之,存在着三个历史文化圈,即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次大陆、东南亚文化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学交流大大加强,众多民族的文化互相影响、共同繁荣,亚非文学继续走在世界文学的发展前列,日本的《源氏物语》比欧洲第一批长篇小说早面世好几百年,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亦为诸多后世的欧洲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营养。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古代和中古时期的亚非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遥遥领先的,其对于欧洲文学始终保持着明显的出口顺差,尤其在欧洲中世纪千余年的文化萧条期间,情况更是如此。

到了近代,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文学伴随着西方各国的物质变革和精神革命而勃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巨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亚非地区各个国家的文学则或因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后民族文化遭到严重摧残而步履维艰,或因受制于封建专制势力的精神桎梏而裹足不前。近代以后的亚非文学远远落后于

欧美文学,欧美地区近代(以及现代)各种主要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均对亚非文学施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启迪和促进了亚非文学的复兴与繁荣。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亚非文学进入了一个沿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的新阶段,并且促使世界文学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可以认为,文学具有世界性,世界文学具有整体性,亚非文学与欧美文学长期共生并存、相互交流影响,其间存在的有机联系是不能也无法割裂的。另外,不同发展阶段的亚非文学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文化有着各不相同的反映,即如:古代文学主要解读东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信仰;中古文学则着重阐述“雅”、“俗”两种文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近现代文学则致力于昭示亚非文学对西学东渐现实的接受认同,对传统民族精神的扬弃更新,强调着东西方文学的融合和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兼容。

与既有相类似的语言体系和赓续轨迹为外在形态,又有同一性宗教意识和价值取向作其内在依托的欧美文学不同,亚非文学是多民族、多国别、多语系语族、多文化类型的复合式精神载体。不同地区因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迥然相异的民族性格致使亚非文学存在着明显的内在差别,而相互类似的社会进程、文化精神和频繁的文学交流又造成了各国别文学的通同。加之其发生发展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且以三大文化圈为中心而呈多源性,具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社会容量丰富,思想倾向驳杂,取材范围广泛,艺术形式多样的整体特征。另外,亚非文学同人民口头创作和宗教意识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虽然在这两方面与欧美文学相类,但其表现远较欧美文学突出。概言之,无论就整体性的纵向沿革加以审视,还是从区域性的横向联系切入把握,都会发现亚非文学在历史的多源性和现实的复杂性两方面确与欧美文学存在着显著区别。

古代文学

亚洲和非洲的一系列大河流域是世界上率先突破蒙昧状态的文化区域,也是世界文学最早或较早的发祥地。孕育、产生在这些大河流域的埃及、巴比伦、希伯莱、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学,代表着亚非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古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文学多方面地反映了上述地区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以及奴隶制社会由盛及衰时期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生活。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初起阶段的社会现实。

与同期的欧洲文学相比,古代亚非文学有着鲜明的自身特征:首先,亚非文学历史悠史。从文化起源上看,世界文明古国多在亚非地区。早在公元前 4000~3000 年,亚非地区便出现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学和古埃及文学;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又出现了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随后出现的希伯莱文学则与古希腊文学产生的时间大体上相当(大约出现于公元前 12 世纪左右)。

其次,古代亚非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呈多源性状况。与欧洲文学主要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而后一脉传承发展至今不同,亚非文学则是在若干大的文化区域内独自孕化衍生的,各个大河流域的文学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则发生在相对晚近些的时期。

第三,古代亚非文学是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人民口头创作联系相当密切。其早期作品如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寓言故事等等,本身就是口头创作的产物,即令是部分文人的创作,也往往是以人民口头创作为基础或是深受口头创作影响的。所以,人民口头创作不但是古代亚非文学的源头,也是它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第四,古代亚非文学受宗教意识形态影响强烈,许多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几种影响广泛的世界性宗教(如犹太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都产生在亚非地区,这些宗教的教义教理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有些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宗教典籍(如《吠陀本集》、《阿维斯塔》和《旧约》)。

古代埃及文学和巴比伦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第一批硕果。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远在公元前4千纪末,古代埃及就产生了早期的书面文学作品。古埃及文学的最早形式是神话,如开天辟地、灭绝人类神话和自然之神奥西里斯的神话。

诗歌也是产生较早的文学体裁之一,有世俗歌谣、宗教赞美诗和哲理诗等,著名作品如表现奴隶们苦难劳动生活的《庄稼人的歌谣》、《打谷人的歌谣》、《搬谷人的歌谣》,热烈赞颂太阳神和尼罗河的《阿通太阳颂诗》、《尼罗河颂》,以及庞大的宗教性诗歌总集《亡灵书》。《亡灵书》是古埃及人放在棺柩中或刻在墓壁上供死者阅读的书籍,其中汇编了大量颂神诗、祈祷诗、歌谣、咒语等,图文并茂,种类繁多。这些诗歌大多反映古代埃及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冥世观念,其中一些诗作表现了时人对自己意志和力量的信心,表现了初民们对死亡的顽强反抗以及征服自然的思想期求。从《亡灵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人的生活、思想、伦理道德、阶级关系等许多方面的情况,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同时在艺术上也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地方。

古埃及散文文学的产生稍晚于诗歌,主要样式有训言、箴言一类教谕体作品和故事,如《普塔霍蒂普箴言》、《能说善道的农夫的故事》、《昂普、瓦塔两兄弟的故事》等。《能说善道的农夫的故事》刻画了一个聪明机智、不畏强暴的劳动者的生动形象,通过他与主人的冲突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昂普、瓦塔两兄弟的故事》描绘了善良、正直、勤劳、富于反抗精神的瓦塔形象,通过他数

度死而复生的曲折经历,表现了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反映出古代埃及人的道德观念,同时也昭示了劳动人民希冀摆脱受奴役地位的美好愿望。这则故事情节离奇,想象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古代埃及文学延续的时间达三、四千年之久,到了公元前 30 年,埃及国家为罗马帝国征服;后来,埃及人又于公元 7 世纪中叶与阿拉伯民族实现了同化,独立的埃及民族文学也就不复存在了。

作为世界最古老文学的一部分,产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文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000 年的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到公元前 19 世纪以后,巴比伦文学的发展进入繁盛阶段,主要文学体裁有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寓言、赞歌、挽辞、符咒、祷文和箴言等,其中尤以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成就最为突出,流传至今的重要作品有:反映巴比伦人对自然现象的原始理解和对光明、幸福热烈追求的创世神话《埃努玛·埃立什》(又译《七块创世泥版》)、记录初民对四季更迭、万物荣枯的朴素解释的神话故事《伊什塔尔下降冥府》,叙述一个正直的老实人因屡遭磨难而对神灵和宗教教义发生怀疑的箴言诗《关于受难的虔诚人的诗篇》,以及表现当时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的诗作《奴隶和主人的对话》等。

巴比伦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迄今所知世界文学中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这部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已具雏形的作品以其 3000 诗行的篇幅融汇了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传说的精华,反映了巴比伦人对自然法则、生死奥秘的探索及其敢于违抗神权神意的斗争精神。

《吉尔伽美什》是一部内涵丰富,文化容量巨大的史诗作品。自上个世纪被发现以来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并力图从诸多角度对其进行阐释解读,经常论及的切入点有:史诗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诗所体现的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史诗对人之生命奥秘的探求;史诗中关于宇宙运动规律与人的生命规律的关系。

在具体描写上,史诗中赋人以神的特征,赋神以人的感情,情节自由舒展,叙事浪漫夸张,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吉尔伽美什》对希伯莱文学和希腊文学都曾产生过能动的影响,《旧约》中的洪水故事,就是从史诗中移植的。可以认为,《吉尔伽美什》不但代表着古代巴比伦文学的高度成就,也为后世的西方文学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源头。

希伯莱文学与古代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文学并称世界古代四大文学宝库。流传至今的希伯莱文学作品集中荟萃于《希伯莱圣经》和 20 世纪中叶发现的《死海古卷》,其中的《希伯莱圣经》体现了希伯莱文学的主要成就,它不仅是犹太教的正典经书,而且是希伯莱民族的文学总集,被编入基督教《圣经》之后,对欧洲以至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希伯莱圣经》是在古代巴勒斯坦的生活土壤上产生的。希伯莱人(即古代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最初生活于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公元前 3 千纪,他们经由美索布达米亚草原逐渐向西游牧,公元前 2 千纪中叶进入迦南(即后来的巴勒斯坦)地区。随后他们曾因饥荒逃到埃及,又因不堪忍受法老的压迫从埃及回到迦南。经过与迦南人和来自地中海东岸诸岛屿的非利士人长期争战,他们约于公元前 1030 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犹大”王国,由扫罗、大卫、所罗门先后任国王。所罗门约于公元前 931 年去世,此后联合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两部分。公元前 722 年,亚述军灭以色列国。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军摧毁耶路撒冷,灭犹大国,并将数万俘囚掳至巴比伦,造成了著名的“巴比伦俘囚”事件。公元前 538 年,波斯王居鲁士占领巴比伦,为在巴勒斯坦设立远征埃及的据点,把被囚的犹太人从巴比伦放回耶路撒冷,建立傀儡政权。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击败波斯,占领西亚。公元前 64 年,罗马的庞培东征,将巴勒斯坦地区夷为属国。公元

后 66 至 73 年,犹太人奋起反抗罗马的统治,最终遭到残酷镇压;希伯莱民族的历史至此结束。

“巴比伦之囚”事件之后的五、六百年(公元前 586 年至公元后 1 世纪),是希伯莱人呻吟于四邻大国铁蹄之下的悲惨年代,也是他们创造出光辉文化的重要时期。俘囚期间,他们最终建立了独尊耶和华的犹太教,并逐渐将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诗歌及历史文献、宗教典籍等整理编纂成册,形成了符合犹太教教义要求的经卷,同时也是文学总集。这份文化遗产被后来的基督教徒收入他们的圣经,称为《旧约》,以区别写作于公元后的基督教《新约》。

《希伯莱圣经》用希伯莱文写成,全书 39 卷,一般分为经律书、历史书、诗文集和先知预言等部分,各部分书卷的成书年代差异较大,最早被确定为“圣经”内容的“摩西五经”(指《希伯莱圣经》的开头 5 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在公元前 6 至 5 世纪即已成书,而诗文集集中的作品和启示类文学则迟至公元后 1 世纪才被编入《希伯莱圣经》。《希伯莱圣经》文学体式丰富,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历史著述、人物传记、宗教律法、哲理训诫、诗文汇集和先知预言等形式,各类作品的文学性因篇而异,其中文学成就比较突出的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诗歌作品和先知预言。

《希伯莱圣经》具有以下文学性特点:

一、民族性。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希伯莱民族盛衰沉浮的全部历史,为后人提供了认识古代希伯莱人社会生活和思想性格的宝贵资料,昭显了希伯莱人在旷日持久的战乱劫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感情,歌赞了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

二、宗教性。希伯莱民族十分重视信仰的力量,宗教在他们的

历史生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希伯莱文学总集的《希伯莱圣经》，同时又是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的基本经典，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对此，应进行辩证的分析，在肯定其团结民众进行斗争的进步作用和强化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同时，还应看到神学说教无论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还是艺术表现均有负面影响。

三、民间性。《希伯莱圣经》中的多数作品属于人民口头创作或在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保有着清新质朴、积极健康的风格。

四、抒情性。《希伯莱圣经》文学富有激情，忧患意识强烈，具有悲哀的基调。从创作方法上审视，它常将幻想、传说与现实描写融为一体，形成了现实性和浪漫色彩的有机结合。

《希伯莱圣经》文学在产生过程中曾吸收了巴比伦、迦南等异质文化的营养，形成之后又对西方乃至于全世界的文化生活发生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希伯莱文学同古希腊文学共构了欧洲书面文学的源头。后世许多作家都曾从《希伯莱圣经》中汲取素材，《希伯莱圣经》中的人物、情节、典故也每每成为人们的日常流行用语，极大地丰富着后世之人的社会历史生活。

印度国家历史悠久，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公元前 3 千纪许，在印度河、恒河流域便开始出现了奴隶制社会形态。在其后的 3000 余年间，印度的奴隶制国家经历了形成、统一、繁荣、衰败及至瓦解的漫长历史过程。约公元前 1 千纪时，曾经出现过列国纷争，相互兼并的战乱局面，直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公元前 273~232）在位时，奴隶制政权才最终归于一统。后来，经过几个世纪的衰落，又于公元 4 世纪出现了笈多王朝的再度繁荣，而笈多王朝的瓦解则标志着印度古代历史的终结。

古代印度社会具有极其强烈的信仰氛围，先后产生过几种影响广泛的宗教，如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婆罗门教是雅利安人移居印度后，为了凝聚民族意识而创立的一种宗教。

为了维护神权统治和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婆罗门教提出并确立了种姓制度,把世人按照社会角色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王族)、吠舍(自由民)、首陀罗(奴隶)4个固定的血统论阶层。公元前6世纪,刹帝利种姓出身的宗教改革家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佛教。由于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教的身份等级制度和祭司特权,很快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取代了婆罗门教的精神统治地位,乔达摩本人也被信徒们尊奉为佛(或曰佛陀)。婆罗门教信仰和佛教的教义教理都同当时的文学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种姓制度下的社会现实亦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主题来源和素材基础。

古代印度文学系用梵语(即典雅规范的文化语言,其相对于各种方言俗语)作为记录手段,所以通称梵语文学。梵语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吠陀时期和史诗时期两个阶段。它们都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时期的文学现象,其历史跨度达1500多年,主要文学体裁有诗歌、史诗、寓言、故事和戏剧。

吠陀时期(约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系以产生了大型宗教性诗歌总集《吠陀》而得名。《吠陀》是婆罗门教基本经典的一部分,又是印度最为古老的历史文献和文学遗产。

另外,此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种类型的吠陀文献,如《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它们是印度最早的散文著作,有些中间也杂糅着韵文。再者,佛教和耆那教的不少著作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史诗时期(约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主要文学成就就是以口头创作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篇幅宏大,情节曲折,描写生动,开创了古代印度文学叙事的一代新风,是印度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

稍晚些时候产生的属于佛教系统的《本生经》、《百喻经》等也是古代印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寓言、故事和神话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生经》(或称《佛本生故事》)是佛教故事中数量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类故事。属于佛教经典“经”(佛陀言行)、“律”(教律)、“论”(佛经宗教哲学著作)“三藏”中“经”的部类。《本生经》共收入寓言故事 547 个,每则寓言的主要角色均是成佛之前的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在不同时期的转生形象。《本生经》中的故事长短不一,短者不足千字,长者达 10 万余言,每则故事都有固定模式,由 5 个部分构成:今生故事点明佛陀讲述自己前生故事的地点和缘由;前生故事;偈颂诗起总结故事论点和点题作用;注释偈颂诗中的含义;将前、今生故事中人物或角色对应起来,指明某人或某动物就是佛陀的前生。其中,《九色鹿本生》、《鱼本生》等故事都很知名。

佛教故事中,还有《百喻经》一类更世俗化的通俗寓言故事,用譬喻的形式解说佛教的道理。这种故事篇幅短小、生动风趣、以小喻大、诙谐幽默,读后或令人回味无穷,或使人忍俊不禁,其中有些故事还寄寓了深刻的生活哲理,如《三重楼喻》、《富人撒种譬》等。

佛教故事描绘了城市生活风貌,体现了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会改良色彩。佛教文学发展了诗文并用的形式和用比喻说理的文学体裁,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学发展影响巨大。

中古文学

中古东方文学指亚非地区封建制度兴起、繁荣和衰落时期的文学。

从整体上看,亚非地区封建制度的存在时间比欧洲长,它的产生早于欧洲,解体则晚于欧洲。在亚非地区,中国早在公元前 4 至 3 世纪就初步建成了封建制国家,亚洲其它国家和北部非洲也于公元 2、3 世纪至 7、8 世纪先后进入封建社会;此后,由于经济发展

速度缓慢,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得较晚,亚非地区的封建制度直到19世纪中叶多数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方告终结。但在文化方面,在中古的初期和中期,亚非地区的一些先进国家(如中国、阿拉伯、波斯等)的人民分别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取得了远远超出同时代欧洲国家的文明成就,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等方面也都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在上述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古亚非文学,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众多民族的文学出现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除印度文学在古代梵语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外,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波斯、阿拉伯、乌兹别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一系列新兴国家或民族也产生了许多水平较高的文学作品,为世界文库增添了大批珍宝。

第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大大加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亚非各族人民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增加。中古时期逐渐形成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为中心的三大文化区,各区域中心国家的文学一方面影响了周围国家文学的发展,如汉诗文哺育了日本、朝鲜、越南文学的成长,印度史诗成为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文学的素材来源;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相互影响,如佛教文化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同时,亚非欧各大洲之间也进行了广泛的文学交流,在中古早期和中期,亚非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尤为明显,如印度的《五卷书》便经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

第三,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多方面反映了亚非地区封建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世态人情。许多作品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愿望,歌颂了普通群众的美好品质和英勇斗争,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揭示出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也有不少作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或者宣扬宗教迷信等落后意识。

第四,文学作品种类繁多,体裁样式丰富多采。如最早问世的长篇小说,饮誉世界的民间故事汇编,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市井小